

第十九回 悟真性人山修道

詩曰：

搖落江邊秋樹林，函關久已見真心。
蘆筍歲晚龍蛇死，叢薄天寒虎豹潭。
流水斜陽人遠近，青煙白草雁飛沉。
山中自是神仙境，帳望西風起暮雲。

話說蘇紫宸胸中自有老大主見，因不聽洪參將之言，便於次日準備進兵。號令申嚴，十分整肅。早有細作報入賊營，萬斛珠忙與夏元虛等商議拒敵之策，先鋒符勇進道：「大王請自放心，未將雖不才，且先往接仗，試探官兵強弱如何，倘能斬俘敵將而還，也好增長我軍銳氣。」萬斛珠大喜道：「若得將軍出馬，我復何憂？只是陣上須要小心，不可忽略。兵法有云：『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。』將軍雖勇冠三軍之士，我觀此次官兵亦正未可輕敵。」

符勇得令，即便提槍上馬，率領所統嘍囉，殺至關前。只聽見關內炮聲響處，鼓角喧天，軍士擺齊隊伍而出。門旗開處，只見一員少年大將，金盔金甲，坐下雪花白馬，手持方天畫戟，出到陣前。旗上大書：；兵部郎中寇寇都督大將軍。左有參將洪儀，右有副總何能，厲聲喝罵道：「無知狂賊，天兵到來，還不下馬受縛，卻敢來抗拒麼？」符勇並不回言，挺槍驟馬直衝過來。這裡蘇都督把馬一拍，親自揮救相迎。兩個在征塵影裡，一來一往，戰有三四十個回合。正是：

喑鳴則山嶽崩頽，叱咤則風雲交色，

原來符勇槍法雖高，卻如何及得紫宸的仙傳妙技。數十回後，力不能支，只得拍馬而走。紫宸自後追趕，看看將近，符勇耳中聽得弓聲，急欲躲閃。怎禁得紫宸是仙傳絕技，這裡弦鳴，那邊已經箭到，發無不中，中必洞堅。那枝箭穿破符勇背上鐵掩心，直透胸膛，橫屍馬下。眾嘍囉見先鋒戰沒，各自逃生。紫宸揮兵追趕了一程，也就鳴金收軍，入關而去。

再說萬斛珠在寨中坐待信息，正慮那符勇是個莽夫，恐防有失，思欲提兵接應。卻早見敗殘嘍囉報來，說是先鋒已死，官兵十分利害，萬斛珠心下驚惶，且叫緊守營寨，再和夏元虛商議道：「符先鋒已被敵人射死，此次交兵甚是不利，不知公子有何良策，可以勝得官兵？」元虛道：「小弟實不諳軍情，未敢輕出主見，然細思之，亦別無良策。大約只是水來土掩，兵來將當。以大王之神威，與三軍之勇氣，重整師徒，親歷行陣，當亦戰無不克耳。」萬斛珠見他只是兩句老生常談，全沒一些經緯，心中好不納悶。卻也覺無別計可行，只得勉強應道：「公子之言亦自有理。」便立刻傳下號令，叫今夜四更造飯，五更披掛，平明拔寨都起，決一死戰，輕退者斬。

次日黎明，萬斛珠頂盔貫甲，跨馬提刀，率領眾嘍囉殺奔。關前。這裡蘇元帥探知消息，亦整頓軍馬，出關列陣。三通鼓罷，兩下裡便兵刃相交，紫宸看萬斛珠相貌雄偉，人才出眾，頗有招降之意。因於馬上喝道：「汝本朝廷命官，國家有何虧負你？不思盡忠報效，卻反聚集醜類，斬關殺將，略地攻城，汝之罪不追矣。今我奉天子明詔，興師討賊，還不倒戈卸甲，納罪請降，膽敢揚威耀武，抗拒天兵，直待火炎昆崗，不分玉石，那時悔之晚矣。汝宜自省，毋貽後患。」萬斛珠仰面大笑道：「將軍有所不知，俺昔年提兵出海，原欲為朝廷出力，戡平禍亂，爭奈賈賊弄權，使俺孤軍久困，不見救援。由是萬不得已，陣陷於人，區區之心可告無罪，豈期不蒙朝廷明察。妻孥何辜？橫被刑戮，甚而禍延及引之人，瓜連無已。每念此冤，惟纏骨髓，終當長驅詣闕，斬賈賊之首，以快平生。寧自刎於天於之前，豈肯向將軍屈膝乎？將軍戰便戰，何勞饒舌！」紫宸聞言大怒，方欲出馬，早有副將何能躍馬高叫道：「賊奴無禮太甚，不勞元帥費力，待末將擒來請功。」說罷舞槍直出。萬斛珠舉刀相迎，兩個戰有二十餘合。萬斛珠拖刀而走，何能不知是計，驟馬追趕。萬斛珠候得近身，忽地回馬，手起一刀，可憐何能不及招架，分為兩段正是：

瓦罐不離井上破，將軍難免陣前亡。

紫宸見何能被殺，大喝道：「逆賊，敢傷我副將麼？」舉戟直去萬斛珠。萬斛珠籌居揮刀相敵，但見：

征塵滾滾，猶如雷電交馳。殺氣森森，一似冰霜並互。一個年少剛強，加以葫蘆藝術，一個老成熟練，非徒草澤英雄。靴尖踢倒，此懷自負之心。馬革裹屍。彼絕生還之想。效命疆場，真將軍只是志安社稷。寄身鋒刃，雖誨寇卻也氣憤風雲。

兩下龍爭虎鬥約有一百餘合。萬斛珠見紫宸武藝高強：料難取勝，拖刀回馬而走。紫宸明知是計，不等他下手，先是颯的一箭。萬斛珠急忙閃避，已中右肩，幾乎墜地。紫宸便放馬趕來。萬斛珠負痛落荒而逃。紫宸率眾追逐二十餘里，方才收軍，入關備表告捷。一面又將何副將屍首殯殮了，埋葬關外，以待恤典。正是：

信知生男惡，反是生女好。生女猶得嫁比鄰，生男埋沒隨百草。君不見青海頭，古來白骨無人收，新鬼含冤舊鬼哭，天陰雨濕聲啾啾、

再說萬斛珠，著傷而走，回看追兵漸遠，方才住足。倒身地上，拔出箭頭，鮮血淋漓不止。尋思良久，長歎一聲道：「天亡我也，命也如何。俺自授職以來，蒙夏侍郎薦拔得任總兵，提軍征討。誰想賈賊作對，忌我成功，俺智窮力竭，只得勉強降於海外，方圖後報，而奸臣弄柄，遂至斬滅全家。又害夏公險遭荼毒。今日起兵到來。方圖消除邪佞，以泄前忿，又被蘇元帥殺得大敗，身負重傷。上不能立功名於天下，下不能去奸黨於王朝，身敗名裂，妻子不能保全，非天亡我而何？我何面目復立於天地之間耶？」當下灑淚數行，便拔劍自刎而死。正是：

白楊酬壯士，黃土蓋英雄

再說夏元虛在賊中，聞知萬斛珠著傷而逃，正在無計可施，忽有嘍囉尋見萬斛珠屍首，飛奔來報。元虛罔知所措，思欲逃走，卻恐官兵道捉，仍然不免一死，只得與眾嘍囉商議道：「大王何等勇冠三軍，英雄無比，尚且被蘇元帥殺敗自刎而亡。我等何人？卻還敢去拒敵官兵。就是遁逃歸海，也防剿滅於異日。倒不如解甲投降，才是一條生路。」眾嘍囉齊聲應道：「軍師之言有理，我等如何不依。」當下元虛叫一面裝載金銀財寶，一面將萬斛珠屍首埋葬於沙灘之上，一面自己寫了降書，率領多人到關前納款，備說渠魁萬斛珠已死，餘黨面縛請罪，欲乞開想矜宥。蘇元帥見報，便出關來受降。把眾人打一看時，卻見那為頭領的，就是錢

人夏天生。倒吃了一驚，心中忖道：「元虛雖是無恥之徒，終究晉紳之後，斯文一脈。何至落草而為賊寇？其中必自有故。」因高聲喝道：「賊首既已伏，幸爾等原係良民，特為饑寒所迫，以致嘯聚水鄉。今我體天子愛民如子之心，概行省釋，爾等願為軍者，即在帳前效用。不願者，量給金帛，聽各還鄉生理。」

當下眾嘍囉歡聲若雷，也有願去的，也有願留的，紛紛不一。只有夏元虛戰戰兢兢，跪伏帳下，不敢出聲。紫宸又喝道：「禍有魁，罪有首，汝既與萬斛珠同事，斬關殺將，汝實倡之。今見勢孤力屈，方始率眾來降，事屬孤悲，情猶蜂螫，若不斬首示眾，何以肅軍令而敬後來？」元虛嚇得面如土色，眼中血淚交流，大叫道：「我非賊黨，先父在日，名喚夏英，曾為侍郎，不幸早亡，小於也曾叨中一榜。因上京會試，在揚子江中遇盜溺水，不意竟飄流出海，又為賊眾所擒，卻就是先父保薦之人。以故暫居海島，伏乞元帥，看先人之面，念斯文之體，苟延殘喘，感德無窮。」蘇元帥呵呵冷笑道：「若說斯文之體，止不過是建壇立社，招集朋儕，為飲酒食肉計耳。昔日誣人為盜，今日身陷為盜，理之當然，何足怪乎？今特念汝先人之廉直，姑貸一死，且待到京復命奏明，請旨定奪。」元虛得免斬首，不勝之喜，微微抬頭窺視，方知那元帥卻就是錢塘蘇邑尊的令姪蘇星，怪不得這般語言對症。當下因感激紫宸不念舊惡，倒又自恨從前作事，緣何那般顛倒。逐一想去，覺得件件不是，竟一霎時自怨自艾，洗心滌慮起來。正是：

一念回心轉，終南路可期。再表紫宸把諸務處分一番，不日打點班師。參將洪儀設酒相款，一來賀功，一來餞別。次日五鼓，軍士鳴金擊鼓，登程而去。但見，

馬敲金鑼響，人唱凱歌聲。

是日行了八九十里之程，紫宸見天色向晚，便傳令把人馬就此駐紮，且待明日再行。不多一會，那輪明月從東邊透起來，照得眼前境界都似白銀琢就。紫宸在帳中獨坐無聊，因見元虛頗似革心，大有憐憫之意，便叫小校請來，同飲了一回酒，又同向帳外閒步。紫宸道：「昔日吾師天台道人，曾言異日功業即成，須是急流勇退。至今耿耿於心，奈已受職於朝，恐猝然未易解組，碌碌此生，伊於何底，良可歎也！」元虛道：「足下文能華國，武足經邦，真乃廟堂偉器，方將立功名於不朽，垂勛業於無窮，何遽作林泉之想？如不才胸無實學，行復乖張，今此九死一生之餘，真無意於人間事矣。行當灑掃閒軒，潛心黃老之術，特不知赤松子不棄我否耳。」二人正談論間，忽聞歌聲出自林間，歌道：

大天蒼蒼兮，大地茫茫。人各有志兮，何可思量？

浮生一夢兮，山水徜徉。功名富貴兮，半枕黃梁。

歌罷，撫掌而笑，須臾之間，一道人來至面前。紫宸舉目一看，不是別人，卻就是師父天台道人。慌忙下拜道：「弟子久違几杖，鄙陋叢生，今得鶴駕降臨，實深欣幸。」元虛見紫宸如此尊奉，也雙膝跪下口稱：「凡夫內眼，不知仙丈到來，望乞恕罪。」天台道人道：「仙凡原自有種，而勇往要在人為。你二人且都起來，我有一圖相示，向袖中取出一幅畫來，遞與二人，卻是桃源漁引故事，上題絕句一首道：

神仙無夏亦無秋，山月江風翠滿樓。

堪歎浮生轉瞬過，武陵誰肯駕輕舟。

紫宸看畢，飄然有出塵之意。元虛覽罷，亦慨焉興遺世之思。道人高聲喝道：「你二人靈根夙具，丹篆有名。立功者，即功名名遂，遭孽者，亦孽盡魔消。及早回頭，聿登彼岸，毋為私擾，墮落紅塵。」紫宸元虛豁然省悟，及早回頭齊聲應道：「蒙師傅棒喝，某等今已堪透癡迷，願終身追隨仙駕。」當下紫宸便解下印綬脫卻高冠，置於營門之外。天台道人取出紙寫三隻，臨風變化三人各乘其一而去。正是：

富貴總如花頂露，功名卻似革頭霜，

從今悟得知迷處，不向人間競短長，

只因是這一番仙去，有分教：奸雄回首，動臚膾菹羹之念；骨肉相離，深比兒猶子之情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